

当代文艺思想斗争史 资 料 集

(下 册)

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一九七二年十月

当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资料

(下 册)

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为资产阶级方向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在风浪中的张恨水……

综合考……

附录

后记

参考文献

编后语

为演员的青春生命……

本册附页

(人民日报) 1957年(399)

(人民日报) 1957年(410)

张恨水(414)

(711)

233

(262)

田汉(258)

田汉(260)

目 录

(下 册)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 《人民日报》编辑部 (209)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 《人民日报》社论 (210)

在大风浪中的杂感..... 张春桥 (215)

录以备考..... 姚文元 (221)

论所谓“揭露阴暗面”的理论和创作

..... 姚文元 (223)

附录：反面材料

电影的锣鼓..... 钟惦棐 (252)

为演员的青春请命..... 田 汉 (258)

田野落霞..... 刘绍棠 (260)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285)

通 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286)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高 炬 (292)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296)

评“三家村” 姚文元 (316)

附录：反面材料

海瑞罢官(第九场)..... 吴 晗 (343)

燕山夜话(节录)..... 邓 拓 (349)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354)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他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

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人民日报》社论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

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

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

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

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在大风浪中的杂感

張 春 桥

一

社会的大变动，不能不影响到作家。

尽管有人想尽办法来掩盖自己的阶级面貌，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作家永远是阶级的感觉器官，如同高尔基所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有的迟钝，有的麻木，有的敏锐，谁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个大变动。

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深刻的大变动。它不是任何表面的改换，它发生在我们生活深处，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它不能不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事实上，我们的作家早已感觉到了。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兴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它在祖国大地上卷起了社会主义的浪涛。当我们翻开一九五六年的日历的时候，这个浪潮是更加欢腾地高歌前进了。它勇猛地冲向剥削制度，终于冲垮了这个使我国人民长时期被侮辱被损害的旧社会的根基，刷洗了我们亲爱祖国的面貌。在这一年，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成长得多么快呵！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没有闲着，他们同人民在一起，度过了这个欢乐的年份，用自己的劳动，给祖国增添了新的花朵。当然，要深刻地表现这个伟大的革命，还需要

更多的劳动。

但是，不止是我们没有闲着。

资产阶级右派也没有闲着。

最初，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涛吓呆了，屏着呼吸，动也不敢动；有一些感觉迟钝的，还没有发现自己脚下的地基已经被冲刷一空，甚至还跟着我们的锣鼓走过几步；他们中间也有感觉器官锐敏的人，很快地发现这个大变动正是他们一向反对的，正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今天居然变成事实了，他们再也忍耐不住，急忙地鼓起自己的锣鼓，象巫婆一样地念着咒语，以为他们的魔法可以使潮水“倒退到”“基本阵地”去，钟惦棐不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吗？正是钟惦棐向党开了第一枪，为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敲起了第一通战鼓。

二

潮水并没有退。

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给祖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文学艺术的花朵在自由的天地里，长得更加旺盛了。

毒草也跟着长起来。过去，它们是生长在旧制度的根基上的，它们把这个根基分泌出来的毒液当作营养。现在，这个根基被冲垮了，它们却并不甘心死亡，它们自以为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自以为还有众多的欣赏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们自以为是香花，而无产阶级却是毒草，好象这个口号倒是为了使它们大长特长才提出来的。人们为香花浇水施肥，它们还以为是沾了它们的光呢。它们更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香花可以胜过它们，更不相信这个口号是有益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它们的。于是，有了今年春天这场大战。资产阶级右派想着在社会主义根基未稳以前，用一个冲锋把失掉的阵地夺回去。

三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次猖狂进攻，花费了很大的力量放在文艺战线。昔日的军阀、政客、流氓、闻人，忽然统统变成了文艺爱好者，变成了文艺的“内行”。他们以为人们都是健忘的，好象他们从来没有干过压迫、枪杀、监禁、侮辱文艺界人士的罪恶勾当，连那些昔日的新闻检察官，图书、戏曲的审查老爷们，也忽然变作文艺界的慈祥的褓姆，要为文艺界“鸣不平”了。

他们的活动，立刻得到文艺界内部的右派分子的响应。打开这个时期的报刊，人们每天可以闻到他们放出的火药味。

他们这次的进攻，使用的武器还是老牌号的，有一些是早已打得残废了的。资产阶级右派的武库，如同他们在文艺上的成就一样贫乏。

“暗无天日”，“今不如昔”，这是他们丑化斗争对手的老战法、新说法。翻一翻中国近代文学史，资产阶级右派什么时候承认过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就？罗隆基的老同事梁实秋不就是多次嘲笑我们拿不出“货色”吗？货色是有的，他们说这都是“宣传式的文字”，“不能承认是文学”。换成现在的用语，就是当前的文学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一文不值，最近十五年，比起前十五年简直是一片荒凉。我们也批评公式化、概念化，他们的用意却跟我们不同，我们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文学的水平，他们却是为了作出“糟得很”、“暗无天日”、“今不如昔”的结论，以便找出“根源”，恢复旧观。

什么是“今不如昔”的根源？用许杰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立场、观点、方法等”“在解放后早已听腻了的老话”，把文艺引导到了“灾难”和“泥坑”。这里说的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而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其实，许杰说的也是“老话”。梁实秋老早就坚决地反对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

面”，“使文学不成为文学”了。胡秋原和苏汶，他们也是一听到这些“听腻了的老话”就“搁笔”，而要求文学脱离无产阶级的“自由”的。我们也反对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右派过去和现在深恶痛绝的，却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把它一律诬之为“教条主义”，任何人写不出作品都是“教条主义”的罪过。可是，事实并没有帮助许杰们说话，尽管人们并不强迫许杰们相信这些“听腻了的老话”，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作超阶级的没有立场、观点的作家，却根本作不到。就在许杰写完这篇文章不久，他就心里痒得难受，不甘心只是写写反共文章，而在华东师范大学充当起右派的主帅，向共产党大举进攻了。

他们并不单单攻击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一切恶毒的箭射向共产党。他们口中说的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心里说的是共产党。林焕平、胡明树说得露骨些，他们说：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有权，农村工作部有势，宣传部有气”，省委宣传部长是“东霸天”、“西霸天”，“假如他的权再大一些”，“广西文艺界同志的头颅都已落地。”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保命都来不及了，哪里还谈得到什么文艺！这就难怪李白凤之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比作反动的“普鲁士时代”，或“封建时代”，号召推倒共产党这座“万里长城”了。

一句话，共产党领导文艺的结果是“暗无天日”，“今不如昔。他们的一切文章都作在取消共产党领导这一个刀口上。而只要这一条办到了，那么，一切“如昔”，他们也就可以重登图书出版检查官的宝座，给我们最大的“自由”了。

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真是把人看“扁”了。人们离开你们那个“自由”的世界才不过八年，就是最健忘的人，也不会忘记，正象鲁迅所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是“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你们说的那个“如昔”的“自由”，不就是你们有杀人的自由、我们有流血的自由吗？先生们，这种“自由”，

我们领教得够多的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我们自己在党的领导下，亲手建立起来的。这座“万里长城”上的每一块砖石，都是我们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建造的。我们是这样地爱它，甚至不准许任何人碰一碰它。当然，我们欢迎更多的人同我们一起劳动，也确实有更多的人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但是，我们决不允许那种装作亲密的朋友，却是来要我们恢复“如昔”的“自由”的人在这里挖我们的墙脚。

“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不是说得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事实怎么样的问题。在思想战线上，并没有真空地带，不是无产阶级占领它，就是资产阶级占领它。党的领导的任何削弱，都只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是客观事实。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面前，温情主义，只能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

四

也不能不说一些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右派的进攻，使得我们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出了原形。这批人，数量虽然很少，却有很大的影响，不能小看他们。这些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耀武扬威。在平时，他们甚至装得很老实，有时还故意地作出可怜相，好象他们真的受到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迫害”，要人们同情他们，俘虏那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人们。这一次，他们现了原形，而且暴露得这么彻底，这就使我们的文艺界，弄清了许多长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澄清了被他们毒化了的气氛。

右派的进攻，使得我们文艺界有了一大批反面的“教员”。老实说，对正面教员讲的话，有些人是不听的，有些人听了也理解得不深刻。只有当反面的教员给他们上了课，他们才听正面教员的话，或者才深刻地领会了正面教员讲话的意思。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很多人是听过或读过的，可是，

有许多人不相信，有一些人说是“过时了”。这些人并不都是坏人。现在，许多人又重新读了《讲话》，才相信了，才觉得需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了，才觉得需要认真地彻底地改造自己的必要了，才懂得离开党的领导就要犯错误的真理了。这不是反面教员 的 功 劳 吗？

右派的进攻，也锻炼了左派。它使得我们的同志见了世面，经了风雨。平时也读过一些书，写过一些文章，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同右派作斗争却是没有经验的。战斗打响了，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克敌制胜。经过这半年，我们的同志开始学会了一些，不但少数人懂得了一些，我们大家也都学会了一些，这就帮助我们减少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团结了内部，提高了战斗水平。

右派的进攻，把我们推向了战场，考验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两军对垒中，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或者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或者站在无产阶级一边，需要迅速地下定决心。在这个大规模的战斗中，我们是用摆事实、讲道理，公开辩论的方法进行反击的。在事实和道理的面前，人们比较容易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样，就帮助很多人迅速地下定决心，跟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冲上前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现在大辩论正在进行，它终于将会考验出我们文艺界的人这一“关”过得怎样。

五

战斗还没有结束。

在战斗中，右派出了“英雄”，左派也出了英雄。右派分子中有的已经放下武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投敌而去的。有的人，对于我们阵营中出现了右派分子，觉得不光采。特别是看到这批右派分子中间有几名头面人物的时候，心里不大高兴。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队伍中个个是社会主义的英雄，但是，这是不可能

的。当某些人宣布自己原来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英雄”的时候，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右派集团说他们是“起义”，我们说他们是投降，这本来是一回事。翻开中国革命史，或者翻开中国革命文学史，哪一次社会大变动，没有一批人翻筋斗呢？现在又在翻筋斗的头面人物，有的不是已经翻过几翻了吗？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空前的、最深刻的大变动，怎么会没有一批人翻出去呢？历史证明：他们这批人离开了我们，我们倒是可以生活得更好些。本来是右派，偏偏同我们站在一起，是不会给我们增加什么光彩的。无产阶级的队伍，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队伍，从来不会因为几个人反水而削弱，相反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力量，将会召唤千百万新的战士加入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无产阶级将从千百次的战斗中，锻炼出一支更加坚强的、由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抱无限忠心的战士组成的队伍。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大了。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我们正在夺取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社会主义的强大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前进，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风浪中，在风雨中，锻炼得更坚强吧！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深夜

（选自《今朝集》）

录 以 备 考

——读 报 偶 感

姚 文 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